



蓝天野参演话剧《北京人》

是巧合,但也许暗含着某种命运的指向,1927年,在五卅运动8年后的5月4日,蓝天野出生于河北饶阳。他的命运之途,便如同这个节日所象征的一样,始终洋溢着爱国之情、战斗的意志和青春的气息,即使今年他已年过九旬,但他的心境和神态,却一如青年一般,始终满怀对祖国、对生活、对艺术的无限热情。

在舞台上,蓝天野毕生追求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生旅途中,他也像艺术家一样,用无数的选择与行动,认真雕琢着自己未来的生命形象。从他在生活中选择与谁为友,成长中听谁的话,确立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奋斗目标,往哪个方向上走,到艺术上选择怎样的表演方法与理念,以及为此所进行的一切艺术修养和储备等,都能看出蓝天野的胸襟与品格,以及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对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有着清晰的认识与期许,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终生。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成长经历,使蓝天野从小就体会到国家羸弱之痛。15岁时,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北平,他创作过一幅木刻版画:一双戴着镣铐的手,正在极力抗争。在青春迷惘年代,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怀着家国之忧的蓝天野在共产党员、姐姐石梅的引领下,找到了自己的终生信仰。18岁时,他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担任“交通”,为解放区传递物资与情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19岁,在晋察冀城工部领导下,蓝天野参与成立北平剧联党支部,还发展自己的同学苏民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后来又参加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建设,在艺术道路上成为终生挚友。他参与重组“祖国剧团”,出演李健吾剧作《青春》,为塑造一位真实的农村老农形象,在姐夫石岚——原解放区挺进剧社副社长的引导下,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学生跑去京郊农村,与农民老伯聊天,观察体验,摸索正确的演剧方法和理念。他和他的青年同志们,以祖国剧团的名义在北平戏剧运动中展开活动,广泛团结联系多个学校剧团,成为引导北平青年进步的核心力量。

《青春》演出后不久,蓝天野被派到演剧二队(即剧宣二队)工作,以国民党少校军衔为掩护,开展地下党的工作,也开始了他的专业演剧的道路,并开始了与焦菊隐先生的首度合作,出演《夜店》《上海屋檐下》等剧。

在自己青春昂扬、风华正茂的年纪,蓝天野目睹了新中国的成立,成为新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的一员,他明白,每个时代的青年、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任务与使命。他此时所面临的人生与艺术命题即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祖国,如何从自己所从事的话剧艺术事业上予以回应?

25岁的蓝天野选择思考,如何实现剧院“四巨头”会谈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将北京人艺建成世界一流的话剧院?他努力行动起来。

29岁,他从苏联专家主持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成归来,在剧院领导的安排下,主持“演员学习班”,用半年时间培训本院20余位青年在职演员,为北京人艺进一步统一表演方法、进行话剧民族化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和剧院的青年演员们,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的氛围与快乐中,在精心排演一部部话剧的过程中,成长为剧院的栋梁,成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缔造者。《茶馆》中的秦仲义、《北京人》中的曾文清、《蔡文姬》中的董祀、《王昭君》中的呼韩那大单于,乃至《家》中的冯乐山等等,都是他为中国话剧舞台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

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创排的民族舞剧《情深谊长》近日在民族剧院上演。全剧以舞蹈艺术形式将“彝海结盟”历史事件与长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永远跟党走的爱国主义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生动展现西南各族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拳拳深情。

《情深谊长》以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大凉山彝族首领果基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历史故事为背景,通过四个篇章完整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主力部队挺进四川凉山地区宣传民族政策、“彝海结盟”、帮助建立第一支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小叶丹及夫人领导支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革命斗争、彝族人民亲献用生命守护15年的队旗这段波澜壮阔的光荣历史。

舞剧上半场,深明大义的果基小叶丹在家支的各种质疑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下,毅然作出历史性抉择,支持红军北上并扛起反对黑暗统治的大旗,他与红军将领刘伯承在彝海边歃血为盟,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为了信守结盟的誓言,他率领族人保卫象征结盟精神的旗帜,并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抗争,直至壮烈牺牲。他是刚毅、果敢的彝族男子汉的代表,一诺千金,甚至不惜为了承诺付出生命,追求光明前途而视死如归。

舞剧下半场,美貌与智慧并存的果基夫人坚定接续丈夫的遗志,扛起结盟的旗帜,以自己的生命延续沉甸甸的誓言,



怀着“为祖国培育人才”的使命感,他与苏民一起,主持北京人艺1958年的“大班”,以及“81班”的表演教学,在关键的时间点,为北京人艺输送新鲜血液。1984年,蓝天野为刚刚毕业留院的学员排了《家》,以成熟的老、中年艺术家在艺术上传帮带,引导青年演员上路。剧中的曹禹先生得知消息,从医院回信给他,“剧本、观众尤其是我们的党盼望有更好的出色青年演员早些露出光彩。想想,你和你当时的朋友们不就是在年轻时就显出头角了么?”(1984年4月12日信)他培养的很多位演员,后来都成为北京人艺的中坚力量。她始终心系北京人艺表演艺术的传承、青年演员的培养,至今仍在孜孜不倦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懂得,党在文艺阵线上的方针政策不是僵硬的教条,“为人民”演剧的宗旨,从身边的优秀党员身上,即可获得润物无声的感染。他始终记得,在自己话剧演艺道路上最初的指引者、他的亲人、革命者石岚的最初形象——“印象中,他就那么来了,站在我面前,看不出丝毫特殊之处,对谁都那么自然、质朴。”

作为北京人艺建院之初的举措和传统,去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成为演职员获得“丰富深厚的生活基础”的重要方式。蓝天野对这一切都充满新鲜感和浓厚兴趣;他曾在北京琉璃河水泥厂体验生活,当烧制水泥的转炉出现故障时,积极要求与工人师傅一起,在极高温度下,身穿石棉服,裹着湿透的棉被,进入炉内,用钢钎击打水泥“结团”;在剧院演出忙地阶段,他主动申请到房山区岗上大队,与大队书记、全国劳模吴春山一起,在村里的牲口院居住、劳动,与村民们相处半年多……

为了创造真实的舞台气氛与鲜明的人物形象,蓝天野不管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在体验生活过程中,始终都是与工人、农民、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收获了丰实的生活积累,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为了探索与发展中国话剧民族化、创建话剧演剧的中国学派的艺术理念与实践,蓝天野将自己从幼年时期就培养起来的对京剧艺术的兴趣与爱好持续终身,至今仍频繁地观摩戏曲演出,广泛地汲取各剧种戏曲表演艺术中的精华,关心戏曲表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并与众多戏曲名家交往甚笃。

对中国话剧发展、传承的赤诚之心,对剧院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对舞台艺术创造的激情,共同铸就他不息的生命之火,正如他曾饰演过的电视剧中的姜子牙形象,他也曾手绘《太公钓鱼图》,题记“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2008年,值年逾八旬之际,作为画家的蓝天野接受剧院邀请,义不容辞地担任了北京人艺艺委会委员,重新焕发蓬勃的舞台艺术青春。为了北京人艺和中国的话剧事业,剔除舞台上“一般化”、刻板化的东西,使不断探索的精神,认真、严谨的作风和人文优秀的演剧传统,在新的世纪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发扬,他不断努力着。

2011年,在离开舞台19年后,84岁的他,重新成为了话剧演员。在李六乙导演的《家》中,老、中、青演员同台合作,接续北京人艺优秀演剧传统的传承历程。

87岁时,重新成为话剧导演,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强调“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民心”对国家的重要性;90周岁时,导演创作《大讼师》,坚信“草野间良心未泯,庙堂上正气必张”的力量。两部舞台剧均反映民生疾苦,提倡仁政、廉政、重民,堪称体现蓝天野民本思想的舞台作品“双璧”。

他的终生挚友苏民曾经感慨,现在的演员很难拥有一种高贵气质。而蓝天野身上,便有着这种高贵气质。

如果不懂得什么叫作献身,什么叫作气节,什么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崇高,也就不会拥有生命的激情与创造力,不会成就高贵的品格。

蓝天野选择将自己的艺术事业与祖国与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经受了人生当中的历次考验,用毕生的工作,为自己、为党和国家、为人民献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今天,蓝天野已经九十有四了,他依然目光清澈,脊梁挺直,心中赤诚与信仰之火不熄,像火炬一样鼓励和引领着更年轻的戏剧人、艺术家不断前行。

蓝天野：以信仰与赤诚谱写生命的青春之歌

□罗琦

吕其明：希望我能创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段咏

6月30日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红色情怀”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作为老团长,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吕其明的经典之作《红旗颂》,以及两部原创作品——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与弦乐合奏《祭》都在演出之列。而就在音乐会前一日,中共中央首次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受表彰的29名杰出党员名单中,吕其明赫然在列。

颁奖仪式上,吕其明伴着自己写的“BGM”《红旗颂》进入人民大会堂。他说:“这极高的荣誉是党对我70多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而创作的肯定和鼓励。”他用三个词表达自己的心情——感恩、自豪、回报。

对吕其明来说,这三个词的分量很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感恩,是因为“我在红旗旗下长大,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他笔耕不辍,创作大量讴歌祖国与人民的作品,以回报这份恩情。《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早已传唱大江南北,吕其明却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创作,希望能创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是一个老电影人,其他标签都不合适”

成长于安徽无为的一个革命家庭,现年91岁的吕其明有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10岁随父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开始学作曲,35岁写出《红旗颂》,90岁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写《祭》……76年党龄,八十载艺术路,吕其明有很多“标签”,但他并不完全认同。“我只是一个老电影人,或者称我是一个电影作曲家,仅此而已。其他的标签对我都不合适。”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原隶属于华东军区文工团音乐分队的吕其明随团转业到上影厂担任故事片作曲,自此与电影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脱下军装的不舍全部转化为影视音乐创作的动力,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庐山恋》《焦裕禄》等两百多部影视剧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说俺家乡好》等300多首传唱一时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以反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反映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吕其明的电影音乐创作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诞生的。他十分注重旋律的写作,将民歌与时代旋律融会贯通,比如为电影《红日》创作的《谁说俺家乡好》就采用了沂蒙山山歌的曲调。而随着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电影的创作题材与艺术理念更加丰富多样,吕其明也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手法。在《庐山恋》中,他吸取了当时涌现出的一批流行歌曲的创作技法,《城南旧事》里则运用调性重叠与非常规配器手法突出影片的悲剧主题。他本着对党和国家“最赤诚的爱和信仰”,写出了一部部杰作,也形成了独属于“吕其明”的音乐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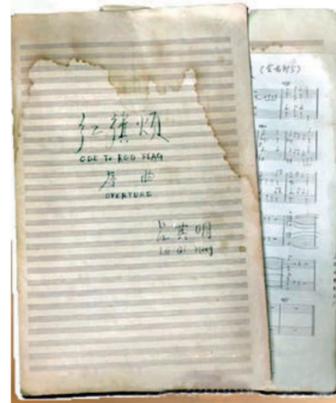
7天写出《红旗颂》,修改则用了54年

1957年至1970年,吕其明被分配入住新乐路147号的公寓房。他把这座有近90年历史的建筑视作“创作宝地”。虽然环境阴冷、采光极差,但吕其明在这里生活的13年里创作出了一批传唱至今、家喻户晓的作品。电影音乐作品《铁道游击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霓虹灯下的哨兵》《白求恩大夫》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而在新乐路这间小公寓里,35岁的吕其明用短短一周时间写出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作品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并以宏伟庄严的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奋发向上的英勇革命气概。“当时,我对歌颂伟大祖国的作品,向往已久。但题材太大,不敢轻举妄动。”但受到“上海之春”的邀约,上海音乐的老前辈都在“推”他向前。他把自己



吕其明在创作



《红旗颂》曲谱手稿

对红旗的热血回忆都写了进去,甚至从国歌中取材,以《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个乐句作为《红旗颂》的主导动机,构造了一个庄严肃穆的红旗形象。

多年来,吕其明从未放弃对《红旗颂》的修改打磨。他甚至因为《红旗颂》流传范围太大而苦恼,因为他这部作品还没有变成他认为最好的模样。直到2019年,吕其明在自己90岁生日的前几天终于收到最新出版的《红旗颂》定稿本。这个版本涉及三四十处改动,包括旋律、和声的细节调整,以及尾声的配器中补充了完整的国歌旋律。“这一次,我对自己说:不改了!”整整54年后,《红旗颂》终于达到了吕其明的个人标准。

“有人曾跟我开玩笑说,《红旗颂》如果按照著作权法收费的话,你现在应该是亿万富翁,也可能是亿万富翁。但我没有这样做。”《红旗颂》在任何单位出演都不收费,吕其明还把总谱、分谱都出版。“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我要争分夺秒地再为大家留下一些作品”

说吕其明笔耕不辍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只要有空,他就会待在书房里创作。为了给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写背景音乐,他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历时半年,完成了长达一小时、共15个乐章的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去年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吕其明深受白衣战士们的事迹感染,提笔创作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而今年春节,“高产”的他又写下了弦乐合奏《祭》。“我看到我们国家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相关报道,非常欢欣鼓舞。可热闹的大年三十刚过,我的心就冷静下来,并且感到一种悲悯。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一天晚上,我一直激动到晚上12点,通宵未眠,由此及彼,我想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烈士们,想写一部作品歌颂、缅怀革命先烈,庆祝胜利,于是有了《祭》。献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

社会各界对他的新作全都赞誉有加,并称之为“经典”,但吕其明认为,经典是要接受时间的考验,目前这几部新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他仍会继续修改调整,直到这些作品成为最好的样子。

今年4月,91岁的老先生精神矍铄地在“红色情怀”音乐会上发言,手写了两页纸的发言稿。从一个19岁的文艺兵,到一位耄耋之年的文艺工作者,这70年让吕其明感慨万千。他戏称自己是“90后”。“我现在的年龄可以说在倒计时了,所以不太露面,争分夺秒地再为大家留下一些作品。”

获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后,吕其明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难以报答组织对我的培养和关怀。”他切实地在用一生践行着自己入党时下的誓言,用音乐为祖国、为党、为人民服务。对他来说,主旋律创作并不是“任务”,而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情吐露。他有一句座右铭:“为人民而写作,是我一生最崇高的天职。”

最绚丽的红

——评民族舞剧《情深谊长》 □刘建波

以柔弱的肩膀托起民族的信念。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抗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为白色恐怖高压之下的族人带来红色的曙光和希望。她是坚韧而聪颖的彝族妇女的代表,犹如巍巍大凉山最美丽的一支索玛花,开得最绚丽。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词的主题歌《最绚丽的红》将彝族历史、文化、民俗与革命精神融汇互渗,讴歌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斗争、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展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壮丽历史画面,营造出整场舞剧意蕴的磅礴气势。舞台上,黄、黑、红三色极为凸显。彝族姑娘们撑着小黄伞,优美灵动。黄伞,彝语寓意“火的赞歌”,彝族自古崇尚火,被誉为火的民族。火是彝族人追求光明的象征。回望黎明,虽然果基小叶丹的生命定格在黎明前的黑暗,但是他的精神仿佛熊熊烈火,闪烁着不灭的信念直到天明,在彝族的千家万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黑在彝族文化中有端庄、严肃之意,而在舞剧中却被导演巧妙地化



冉冉升起的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大步向前走来,寓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族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美好图景。贯穿舞剧始终、象征民族团结与革命斗争精神的“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旗帜高高飘扬,红色成为整台舞剧的主色调,它既是革命斗争的胜利标志,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的“最绚丽的红”。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接续传统,汲取经验,开创未来。“彝海结盟”成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重视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和生动写照。《情深谊长》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彝海结盟”86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创作和演出的民族舞剧,高远立意和鲜明主题不言而喻。让我们欣喜的是,今天的四川凉山在党的领导下一步跨千年,已是各民族同胞携手并肩、团结进步、放飞梦想的美好家园。民族舞剧所高扬的时代精神,并不是一种预设的结果,而是创作者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该舞剧的精心排演,是以沙坪阿依为代表的主创团队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巨大创新。用民族舞蹈方式重现中国共产党与彝族人民的深厚情谊,生动诠释“彝海结盟”蕴含的民族团结和革命精神,为接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根基,实现了舞剧的思想升华和精神绽放。